

J
I
A
N
S
E

春风文艺出版社

长
篇
小
说

间色

欲望，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等你
等你进入天堂或地狱

吕晓明
著

间色

吕晓明 著

长篇小说 JIAN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间色/吕晓明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5313-2297-8

I. 间... II. 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126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80 千字 印张: $8\frac{5}{8}$ 插页: 2

印数: 1 - 20,000 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单瑛琪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297-8/I · 1994 定价: 17.00 元

作者简介

吕晓明，男，46岁，与大多数同龄人有着相同的经历，下乡插队，分配回城。曾经为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

主要作品有：

中短篇小说集《等待生活》；

长篇小说《佛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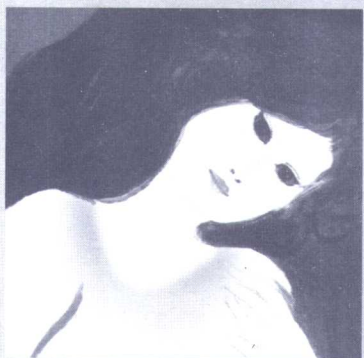
翻译作品《批评与人生》；

长篇电视连续剧《活个模样给你看》《大都市》



我不知道别的城市中有没有
这样的人群，可是这种艺术边缘
人的生活，在《间色》中却有。这
是一部我一直期待看到的那种小
说，通俗而不庸俗，深刻而不晦
涩。

——编者语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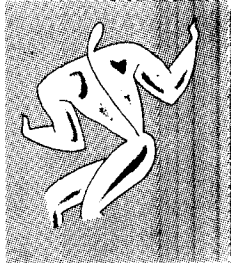
本书系文学作品，所用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均为创作。如与现时中某人某事不期重叠，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特此声明。

作 者

目 录

1	第一章 恋爱是一种流行病
30	第二章 炎夏
51	第三章 都市热点
78	第四章 婚否
110	第五章 膨胀和流产
137	第六章 多角关系
167	第七章 母亲
172	第八章 又到春天
201	第九章 4月12日这天
214	第十章 红色音乐
250	第十一章 第四维(尾声)



间色

第一章 恋爱是一种流行病

1 冬天，在一座老桥上，命运安排了他们第一次见面。

桥头上立了一块牌子，说这桥是元代的建筑和受到市级文物保护，到今天也不知翻修多少次了，司机们驾车行驶在这样的桥上与行驶在环线新建的立交桥上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只有靠桥栏杆上的那些面目模糊的石狮子，才能表现出一种并不确定的沧桑感来，成为的士司机拉着的一路上都在傻乎乎地望着窗外的外地客人路过时的一个话题，说这这也是一个景点，说这座城市很古老……

昨晚的气象预报说今天有雾，在这样的天气里，城市的污染指数常常要达到四级，所以很多人今早出门时便戴了口罩，证明自己的思维还跟得上世界潮流，是个绿色主义者，追求绿色是一种永远也不过时的时髦。

浓雾笼罩着结了冰的河面，固体的水像是在一丝丝地蒸发，使人的感觉很是温暖，原本光秃僵硬的岸柳也在这朦胧中柔软起来，视线中的景色就如同一个暮春细雨的傍晚。

他们相遇了，像两个路人那样擦肩而过——

杨家诺看到一个高大消瘦的男子迎面走来，蓬乱的长发散落在他狭窄而突出的前额上，惺忪的眼睛周围还残留着昨夜的疲惫，一双冷漠的眼睛很不礼貌地注视着自己……

田原看到了一个穿着铁锈红色老式直筒羽绒大衣的女人迎面走来，他有些鄙视这个女人的审美，在如今这个色彩

缤纷个性十足的时代，她为什么还要如此老气横秋地打扮自己？走近时他发现她的面孔还相当年轻，四目相对时，她的目光中还显示出了一丝慌乱，他断定她还是个没有真正接触过男人的姑娘，不知为什么，这个想法使他脸上浮现出了微笑……

他的目光中似乎有些不满，但也没有什么恶意……

她的身形太单薄了，似乎随时都会随着河面上的浓雾蒸发消失，使自己忍不住产生一种想上前去留住她的冲动。

他的脚步在桥面上沉重而清晰，没系扣子的军大衣在自身卷起的气流中摆荡，就像驾驭着一对翅膀却不会飞翔的山鸡，摇摇摆摆地走来……

她似乎很孤独，目光忽闪又忧郁……

他们擦肩而过，似乎都踌躇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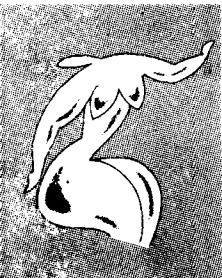
突然刮起了一阵风，寒冷的北风擦过河面和两岸干枯的树木，呜呜地发出一种像陶埙那般悠远而苍凉的声音，引得晨鸦一片聒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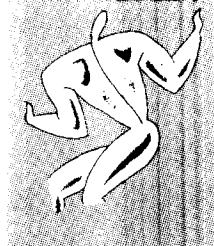
他盼望着她或许能再回过头瞭上自己一眼，如果真是那样，自己就向她问声好或是说句天气温度之类的无关紧要的话，可是她并没有再次回头，匆匆去远了，直到看不清别在她脑后的那只黑色的蝶形发卡……

田原来到了火车站，如果不是因为来接方明辉，就是闹地震他也不会这么早就从温暖的床上爬起来的。那班火车十分钟以后才到，他就站在出站口旁点燃了一支香烟，静静地等——

惟一的朋友方明辉。

间色





间色

田原从小性格就很孤僻，逃避瘟疫似的逃避着别的孩子，常常喜欢一个人躲在某个偏僻的地方，苦思冥想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在他小学毕业以后，家里坚持把送入了一所寄宿制学校，为的就是让他多接触一些同龄人，改变一下他的性格。几乎在他到校的同时，他立即就成了那所学校里的一个笑话！课余他花费很多时间（有时甚至牺牲早餐或者午睡）去操场上搜集蚂蚁，养在一个鞋盒子里，用馒头或者米饭粒喂养它们，对它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然后再把那些他认为不听话的蚂蚁一只只用自己创造的各种酷刑杀死，或用火烧，或用小刀肢裂；他依旧孤独，依旧穿着心灵的硬甲，高傲乖僻不与人沟通，这导致了几乎全体学生与教师的反感……

在那所学校里他只有方明辉一个朋友。

方明辉也算是个另类学生，他安静寡言，从来不上体育课（有医生证明他心脏不好）。另外他的一双手也是男同学们经常嘲笑的对象，那是一双白皙细长的手，他自己平时也很在乎这双手。每天用高级的护肤霜一遍又一遍地涂抹着他的手，并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地审视它们。男同学们虽然常有意无意地拉着那双手不放，但又都公开地表示出对一个男生有着一双女人之手的憎恶。只有美术老师经常公开地夸奖这双手，并为在这双手下诞生的那一幅幅细腻精确的图画而大声地感叹，他说方明辉是他执教以来所见到的最有潜质的美术天才，并号召同学们接受和维护方明辉那敏感的性格，还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对未来的世界级的美术大师的重点保护。这句话也许别的同学早就忘记了，但至今还深深地印在田原的心底。他接近方明辉是因为他没有别的同学可以接近，更大的程度是因为一种嫉妒，嫉妒可以

使人成为敌人,也可以使人成为朋友。

方明辉瞪大一双梦游者的眼睛,默默地听着田原对那个并不欣赏自己的美术老师的批判(有时甚至是谩骂),默默地看他残忍地处置那些蚂蚁,默默地听他一次次狂妄的宣言,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钱财。在整个中学时代,他们就像相互间的影子,无言地跟定了对方,又如同一潭幽水,把自己所有的内容都隐藏在平静的表面之下……

我了解他吗?站在火车站前寒风里的田原至今还在想着这个问题。

高中毕业前,他们得知大名鼎鼎的古都美术学院只在本地招收一个名额,这消息立即使两人的关系微妙起来,在那段时间他们都推说要准备考试而疏远了对方,就在填报志愿的前两天,校长找到了田原,委婉但坚决地提出了校方的意见,让田原放弃这次机会,可以报考别的大学,也可以留校免费再读一年,来年再考。田原知道方明辉的继母在当地是个很有能量的女人,现在她的能量释放出来了。当时的田原没有表态,而是在操场的角落里找到了方明辉,拿出一幅画让他看,一幅题为《蝴蝶与墓碑》的钢笔速描——画面上景物十分写实,但整幅画的基调却又十分冷酷,有一种被压抑的早熟鲜明地附着在那些粗大简练的线条之中,生命的美丽与死亡的寂寞,狂暴的热情被冷酷地限制在理智的表现之中……

“你画的?”

“我画的。”

“你让我看它是什么意思?”

“给我个机会,我要解剖了传统。”

方明辉把目光移开了,他性格中那种散漫懦弱的因子,

间色





间色

常常使他习惯性地避开那些让他感到不太适应过于强烈的东西……

“你妈找了校长，校长又找了我……”

方明辉沉默了片刻，内心对继母的帮助非但没有感激，反而十分地反感。这种反感从他七岁那年就根深蒂固——当时他因为没带图画课的彩笔，被老师罚回家去取，结果看见继母正与一个陌生的男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

“你肯定她来找过学校？”

“我肯定！”

“那好，你考吧，我决定放弃！”出于对那个女人的怨恨，他立刻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而且没有感到丝毫的后悔。自从他看到那两个丑陋的裸体之后，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几乎都与继母的愿望相左。

“你还有很多的机会，而我就这一次机会。”田原突然紧紧地抱住了方明辉，哭了。

在方明辉的记忆中，这是田原第一次动情，也是第一次主动向朋友表示出了自己的友谊，这令他很感动，也就默默地抱紧了他，不知为什么自己也流出了眼泪——他们脸贴着脸，风干的泪水使皮肤变得细腻冰凉。天上有一片云在飘，树叶在耳边喃喃琐碎地低语，有一种情绪飘忽不定，有一种色彩变幻莫测，他们都在极力捕捉着什么，他们都在极力感受着什么，或许他们都没有留意，对方的脸上没有像同龄的少年那样长着或多或少的粉刺——方明辉的脸转动了一下，腮边的皮肤轻轻擦过田原的腮边，像是有什么东西通过一根被轻轻拨动的琴弦传导进他的心底，他的心也随之颤动了一下——他急忙推开了他，向他伸出了右手：

“永远是朋友！”

“永远的朋友！”田原拉紧了那只手，很感动，心境也很复杂……

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头，把田原从自己的思考中拉回到了现实。

“请问，你是等人吗？”方明辉的脸上依然挂着那种懒懒的微笑，素来以保守刻板而著称的依拉非里牌西装穿在他身上竟然也显得那么随意。

田原看了看自己身上那脏兮兮的军大衣，笑着说：“看起来咱们现在可不是一个等级了。”

方明辉也开玩笑地从兜里拿出一张名片来，递给了田原，学着日本人的语气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初次见面……”这话触动了田原，他注意观察了一下方明辉的脸，发现他的下巴和两腮都呈现着淡淡的青色，很显然是刚刚刮过脸，这发现不知为什么让他感到有些失望；他随即又想起了早晨在桥上见到过的那个姑娘，并且隐隐有一种她即将在自己今后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的预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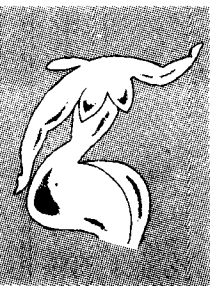
2 果然，几天之后田原就在古都一位知名美术评论家的客厅里又见到了那位姑娘。他在心里大叫了一声，很得意自己的直觉的准确，表面上却故意保持着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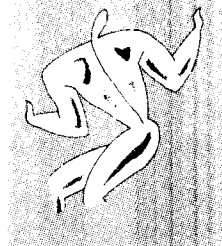
“我可以坐在这个位子上吗？”他鼓足勇气，抑制住自己内心的羞怯，走上前去问她。

她看他的眼神很吃惊，但她的语调却很平静，“请便，我正要走呢！”

田原便怯怯地坐在了她的身边，内心十分忐忑。

间色





间色

主人的客厅布置得十分奇特，四壁被涂成了四种颜色，红、黄、蓝、白，而且每面墙壁都配有相同颜色的壁灯，这时壁灯都是打开的，因此这个空间里的色彩交融也就非常充分，又很不稳定，让每一个进入这个房间里的人都能立刻就感受到一种色彩的压抑，和一种莫名其妙的眩晕。只在房间正中摆了一大块未经任何加工的岩石，岩石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窍穴，烟碟茶杯就散乱地摆在上面，岩石的四周围绕着几把粗糙的原木椅子。如果有人在这个房间里走动，色彩和人影不时地重叠分开、分开重叠，一切都显得轻飘飘的，似乎地球在这里减小了引力。

“中国画正在与中国京剧一起死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白白胖胖的主人正四仰八叉地坐在地毯上发表着自己的宏论，长长的头发和过于细腻的皮肤使他看起来很像一个女人，却常有雄性粗话脱口而出，“这还用争论吗？我×！”

在座的一位年轻国画画家反驳说：“我反对这个观点，我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虚无主义！”

客人们便都笑了起来。

“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田原附在杨家诺的耳边悄悄说：“西方的一个哲人早就这样说过了。”

杨家诺没有说话，只是很矜持地微笑了一下。

“世界的就是世界的，民族的就是民族的。凡是世界性的文化则需要世界上各个民族的认同，否则就不是世界的。”美术评论家下了结论。

国画画家并不服气，“现在好几个国画大师的作品在拍卖会上都能卖出相当好的价钱呢。”

“我×，你怎么能用这么庸俗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呢？幼

稚！就凭你这份天真我劝你还是改油画吧，没准能画出梵·高那样的作品来的……”

画家不说话了，这里毕竟是古都美术界名流聚会的地方，他能来这里坐坐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他可不想堵住自己今后在古都美术界发展的通道。

“I see, it can't any problem show.”这时，另一位当红评论家开了口，他在英国呆了几年，回来后每逢开口便常常先要讲上一半句的洋文，然后才是国语，“你这观点貌似前卫，其实早就过时啦！看起来本位文化的真正内涵你还没有搞懂呢，更不要说本位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像是印象派画家修拉的点彩，是点与面的关系，没有点哪来的面？没有本位哪来的世界？”他与长着女人相却说粗话的男主人有着夺妻之恨，在他去英国留学的时候，身为朋友的对方就常去关怀他深感寂寞的未婚妻，没多久就让他吃了个哑巴亏，满腹的苦水无处可倒，至今还耿耿于怀，所以便在学术上采取了一种凡是主人拥护的他就反对，凡是主人反对的他就拥护的报复态度，并且很有耐心地将之以恒，这已成为他一个人所共知的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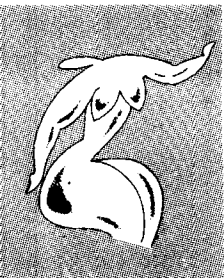
听完这话，学国画的学生就很感激地望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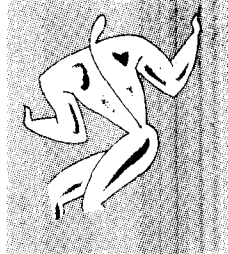
主人奋然坐起，“我 NULLA DISE SINE LINEA，难道连这个也不懂吗？现在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份儿上了？航天、入海、克隆、纳米，我×！匪夷所思！在绘画上外国人都已经用电脑在合成自然色了，可我们的国画还在固守着传统，又有着哪些技术上的进步呢？”

一屋子的人都在发愣，都在为主人那句奇怪的外语而困惑！

“你再说一遍，你那句是什么语言？”持之以恒的评论家

间色





间色

问道。

“是拉丁文，说了你也不懂！”主人的语气傲慢而又得意。

杨家诺发现，一屋子人里只有田原的脸上挂着胸有成竹的微笑，便又忍不住好奇地望了他一眼。

田原便冲着她笑笑，小声嘟囔了一句：“拉丁文，是萨特的名言。”

“什么意思？”杨家诺也小声地问了一句。

“无日不写作。”田原说完便笑了起来——

杨家诺也笑了起来——田原发现这个神情忧郁的姑娘笑起来很美。

“人类一争论，上帝也发笑。”紧跟着田原又小声地强调了一句。

主人很是为自己能说出一句拉丁文来而感到骄傲，所以紧接着他以继续骄傲的语气说：“多读些书吧，勤动动笔吧，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立足于这个社会的根本。”

“我×！”有夺妻之恨的评论家替他说出了结束语，在众人的一片哄笑声中，他又说：“我的素质太低，得先从市民文明公约学起……”

主人怒视他的样子，很像个即将发怒的主妇。

这时大伙的神态也远比刚才讨论艺术时兴奋和紧张，他们看看主人，又扭过头去看看挑战者，那感觉就像是自己坐在西班牙的斗牛场里……

杨家诺站了起来，“我想。”

田原也紧跟着站了起来，“我也该走了。”

“我想透口气。”杨家诺走到窗前，推开了一扇窗户。她